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五回 救火失了孟嘗君 報恩險遭大惡主

詩曰：春寒還是暮冬天，
敗絮重披有蝨緣。
雖欠高僧分口疊，
偶蒙暴客怨青氈。
濁醪盍盍猶醉，
倦枕昏昏晝亦眠。
年少從渠笑裡懶，
相呼禹廟看龍缸。

話說花雲見眾人去救火了，遂走到梧桐樹下，將身邊解手刀拔起來將繩割斷，放下李榮春，又將身上繩索一盡割斷。李榮春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，為何救我？」花雲道：「我叫花雲，乃紅花姐教吾來救爾，爾今不必多言，快隨我走。」一手攜了李榮春就走。

且說紅花身雖伴著小姐在露臺之上，心中卻在花園，兩個眼睜睜只望著花園。望了一回忽見煙起，心中暗喜，已知花雲下手了，便說：「小姐，爾看那邊煙起了。」花賽金抬頭一看道：「不好了，火起了，看來不遠，卻似在花園內的火。紅花，爾快去看個明白來回我。」紅花應聲曉得，隨即下樓，好似開籠放鳥一般。他一心掛著李榮春，不能前進照顧；卻好小姐叫他下樓來看火，正中其懷。急急走到花園，咳嗽一聲，花雲正尋不見紅花，甚是著急，忽聞咳嗽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紅花道：「是我。」便問：「如今事情如何？」花雲道：「在此，快些領去藏好了，我去救火。」說完如飛的去了。紅花道：「李大爺不要慌忙，隨奴這裡來。」拽了就走。慌忙之際，李榮春也不問情由，紅花也不說甚話，也顧不得男女，帶到鬼出房推入房內將門帶好，要回樓上去。走不得幾步，忽遇著花榮提燈而來。那花榮、花貴二人原在書房服侍少爺，曹天雄酒醉先睡了，花子能叫花榮、花貴打扇，自己又吃了一回酒，問道：「此刻什麼時候了？」花貴道：「將近三更了。」花子能叫道：「花榮，爾去吩咐花興等預備火具，等我一到就要燒了。」花榮領命，提了燈籠走到花園門口，遇著紅花。紅花才要轉彎，劈頭撞花榮，啊啾一聲，連忙倒退兩步。花榮唬了一驚，只道是秋香鬼，也退一步，因聽著聲，遂大膽上前問道：「是那個？黑夜之間鬼頭鬼腦在此做什麼？」上前一把拿住，將燈提起一照，道：「爾是紅花姐，為何在此？」紅花道：「快放手。」

花榮將手放了，便問道：「爾為何獨自一個在此做什麼？」紅花道：「我同小姐在露臺上乘涼，只見花園內煙火冲天，小姐叫我來看的。」花榮道：「是那個在此快活放煙火，待我告訴少爺打死這個狗奴才。」自言自語的去了。

爾道柴房失火，花子能同花榮為何不知？因這花園周圍有三里寬闊，而且火一發，花興等俱往救火，花子能又在西北邊的書房內，所以全然不知，及花榮來到時火已救滅了。只見花興如飛的跑來道：「榮哥，不好了，快去請少爺。」花榮道：「為何如此大驚小怪？」花興道：「因李榮春不見了，所以如此著急。」花榮道：「住了，因何不見了？」花興道：「我們四人正在吃酒，忽見柴房火起，我等一時救火心急偕去救火，等到火救滅了，回來又不見了李榮春。」花榮道：「花園門可曾開麼？」花興道：「門仍舊鎖的。」花榮道：「如此說想不曾出去，還在家內。快些同去稟少爺知道。」紅花見他們去了，心中暗暗叫苦道：「我想花榮生性多詐，他去稟知少爺必然要來搜尋，倘若被他搜出，性命定然難保，豈不枉用心機？也罷，我且在此看其動靜再作道理。」

且說花家這些隔壁鄰右見花家園內火起，個個道：「好了，不要管他，任他燒盡才好。」內中有個喬阿二，他的妻子被花子能搶去，怨恨在心，今見火起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我早已說了，他定被天火燒，今日果然燒得好。」傍邊有一人道：「喬阿二，快些去領爾妻子回來，再等一回兒就要燒完了，豈不連爾妻子也燒在內。」喬阿二道：「那個賤人如今是穿好吃好戴好，連夜裡睡都是好的，真正自在享福，他還想什麼丈夫兒女，他那裡有想回來？我也不管他了，就是領了回來也被人笑柄道：『這是被花子能搶去幹過的。』豈不被人說烏龜？」又一個道：「這也不妨，被他搶去的人也不少，難道都是烏龜？這不過被他搶去沒奈何的人，非我情願的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只見火也漸息了，一會兒也就滅了，眾人道：「可惜不燒完，待燒完了才出得我們的氣。」這也是花子能平日為人不好，所以這些個人個個怨恨著他。這且按下。

且說花榮、花興等走到書房道：「少爺，不好了，李榮春不見了。」將前情說了一遍。花子能道：「火燒柴房乃是小事，李榮春要緊，快去搜尋。花榮等眾人一路喊入園內，李榮春聽見花子能喊進園來，本要出去打死他，又想到：「且慢，要打死他也不難，只是門戶甚多，路逕不熟，一時恐難得出去，定遭其毒手，豈不負了紅花一片好心？罷了，只得暫做癡呆漢，權為懵懂郎。」

且說花子能一路喊進園來，叫家人們快點燈球、火把，各處小心去尋。家人領命，各處去尋，尋來尋去總尋不見。花子能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花榮想道：「他飛了去不成？」又想到：「是了，必是紅花這賤人藏去。」便道：「少爺，依小人看來，李榮春必然尚未出去，只要從大門起並各處門戶著人把守，不怕他飛出去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錯，爾們著幾個去把守門戶。」

自己也到各處去尋。只見紅花也走了進來道：「少爺尋什麼？」

花子能道：「不見了李榮春，爾可有看見麼？」紅花道：「什麼李榮春？丫頭不曉得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既不曉得，不要爾管。」花榮道：「是了，看他如此吱唔，必是他藏匿無疑了。必然藏在鬼出房，他料人人怕鬼，不敢進去搜尋。」叫聲：「少爺，可到鬼出房去搜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狗奴才！爾曉得我被鬼秋香打了，今又叫我去湊第二次打麼？」花榮道：「非是小人多言，鬼出房定要去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做頭陣。」花榮道：「就是小人做頭陣。」口內雖說不怕，心中到底恐嚇，硬了頭皮走向前去。此時急壞了紅花同花雲，沒法可救，然虧得花雲人急計生，隨在花榮後面道：「秋香姐，爾不要出來唬人。」

花榮本是怕的，又聽花雲的話，心中一發害怕了，回轉身來道：「雲哥，李榮春敢是爾藏了？」花雲道：「放爾的屁，爾藏過了，到來硬爭要來做頭陣，為何又轉來？只好作弄少爺，我花雲是偏不信的。」花榮道：「爾為何說鬼來怕我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爾們不必多言，我有個不怕鬼的在此。」便叫道：「紅花，我曉得爾膽子最大，是不怕鬼的，爾可做頭陣。」紅花暗想道：「若要推辭，方才黑暗之中被花榮見了，推辭不得。」

無奈，只得提了燈先走。那花雲想道：「如今怎麼好？若再多言又恐被少爺見疑。也罷，待我提醒他一句，看紅花怎樣。」

花雲乃大聲道：「花榮，爾見了鬼只是跑，尚有何能？」紅花聽了心中明白，便心生一計，走到鬼出房將手去推門，忽然大叫一聲：「啊啾！有鬼。」望後便倒。花雲一見也就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鬼來了。」退後便走。大家見紅花一倒、花雲一走，大家走得乾乾淨淨。

紅花見眾人去了，然後爬了起來道：「幸虧我人急計生，救了此危，只是花榮這個奸賊此時被我唬退了，還恐他回馬槍又來搜尋，那時便不好了。也罷，事到其間也顧不得了。」走進房內將李榮春拖了出來，將門閉好，拖了李榮春進內而走。

走到樓下，將樓下門閉了，道：「大爺受驚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不妨，且問姐姐為何有此俠腸義氣來救我？須要說個明白。」

紅花道：「大爺小聲些，我父名叫王瑞奇，乃是做裁縫的，」與大爺隔壁。奴家貧苦難常，母親常到府中，多蒙太太為人好心，常常賜銀賜柴賜米，有時或賜我衣服葷腥之類，倚蒙照顧，所以父子三人得以不致餓死。後來母親死了，又蒙太太賜銀並棺木方得收殮。後因火燒房子搬到東門，父親貧苦難以度日，又不好再到府上來告借，只得將奴賣在此服侍小姐，改名紅花。今日忽聞大爺有難，嚇得我魂不附體，忙與花雲計議放火燒柴房，方救得大爺性命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如此說，恩姊乃王翠姊了。若非恩姊相救，今夜必遭毒手，何以報恩姊活命之恩？待我回去說與太太曉得，慢慢的報恩便了。」紅花道：「大爺何出此言？我受太太、大

爺的深恩尚未報得，今夜相救聊表吾心報答而已。如今各處門戶俱將人把守，不能出去，只好在我房中暫歇一夜，等明日夜間看看有甚機會再圖出去便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謝姊姊。」紅花帶了李榮春走上樓，將自己房門開了將李榮春放入，將門閉好，仍舊去見小姐道：「是柴房失火，今已救滅了。小姐，夜深好安睡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且慢，我還要坐坐。」紅花只得與小姐打扇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花子能尋不見李榮春，心中不願，叫眾人仔細去尋，尋得出來賞銀一百兩，免一月的差。眾人貪著賞，又到各處去尋，搜來搜去再尋不見。花子能道：「花園後門又鎖的，前門料他不能出去，各門俱有人把守，難道他飛出去不成？為何不見，必是爾們放他走了。」花興等道：「若說小人放他這是斷然不敢的，就是要去小便大恭都是一個去了一個來、一個來了一個去的，半步不敢放鬆。都是柴房起火，一時心忙意亂，大家救火心急忘了看守，想是救火之時被他走了也未可知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如此說難道飛去不成？還是爾尋不到處，再去搜尋。」只有花榮好刁，道：「不必他處去尋，還要去鬼出房去尋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爾不見紅花嚇倒麼？」花榮道：「如今眾人一起打進去，就是有鬼也被我們衝散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便道：「大家一齊向前打入去。」只有花雲一人心中著急，想來想去沒法解救，只得隨眾人打入鬼出房內。一看並無半個人影，只有些零星傢伙而已，花子能見沒有李榮春在內，叫道：「大家出去，將門閉了。」花雲此時才放了心。

只有花榮這萬惡的奴才道：「少爺不必著急，李榮春還在府中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豈不曉得在府中？不知到底在那裡？」

花榮道：「必在小姐樓上。」花子能聽了大怒，一連將花榮打了幾個巴掌兩個腳尖，道：「爾這狗奴才，如此胡說！」花榮道：「少爺雖然打了小人，李榮春必在小姐樓上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何以見得必在小姐樓上？」花榮道：「因小人與花貴要去看花興等，走到轉彎劈頭遇著紅花，他暖啣一聲退了兩步，燈火也無。我問他為何燈火也不拿，一人在此做什麼？他道因園中火起，小姐叫他來看火。我想他既是小姐叫他出來的，為何見了我反退了去？而且柴房平日半個火種也無的，為何忽然火起？必然是他放的。就是方才鬼出房跌那一倒，其中定有緣故，既然遇鬼跌了，爬起就走也不迭，為何能去閉好了門？這必是起先將人藏在房內，看大家擁去要搜，故假此一倒嚇退了我們，他卻領了進去。及我們再去搜尋他已帶了出去，是以再尋不見。少爺爾想一想，可是如此麼？」花子能聽了花榮的話便道：「樓上還有小姐，紅花怎麼敢藏他？」花榮道：「少爺真是老實人，那紅花一人如何做得來？此事必是小姐與他同做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也未可知，爾們悄悄伏在樓下，我上樓去拿。倘若拿他不住，他必然走下樓來，爾們大家拿住就打，打他半死，打他行走不動就好來燒了。」花榮道：「千萬不可說是小人說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眾家人隨了花子能來到樓下埋伏了，然後花子能才打門。花雲想道：「不知紅花可是藏在樓上否？千萬不要藏在樓上才好，萬一藏在樓上，被他拿住如何是好？」看官，爾說花榮為何要與紅花此作對？因去年花榮思與紅花苟且，在廳堂邊撞見紅花，調戲了幾句。紅花不肯，就去告訴少爺，少爺登時大怒，將花榮叫來痛打一場，打得花榮疼痛難當，在地滾來滾去。少爺尚不肯饒他，罰跪在庭中，三日三夜才放他起來。他懷恨在心，所以今日要來報仇。

又道：「紅花啊，爾千萬不要藏在樓上才好。」

不說花雲心中煩惱，再說花賽金與紅花在露臺上乘涼，說些閒話，直到三更後。方要進房去睡，只聽得樓下打門，花賽金道：「紅花，半夜三更那個打門？快去看來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，這聲音好似少爺，敢是他吃醉了酒來此生事？待奴去對他說小姐睡了罷。」賽金道：「胡說，少爺黑夜到此必有正事，快去開來。」紅花沒奈，只得下樓去開門。不知可搜得出李榮春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